

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

(续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编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

1 0 8 2

本书是供研究、教学工作参考的内部资料。所收译文欢迎复制或公开刊物转载。复制或转载前请与译者联系并应按规定致酬。

编 者

目 录

阿尔泰语理论

.....尼·波普(N. Poppe)著 应琳译(1)

论语言学中的阿尔泰假说

.....谢尔巴克(A. M. Шербак)著 许浩福译(48)

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

——论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

.....A. 洛纳塔什著 陈鹏译(73)

文字学

.....葛玛丽(A. von Gabain)著 刘照雄译(97)

现代蒙古语的元音系统

.....斯·莫莫著 查干译 陈伟校(131)

朝鲜语和蒙古语的关系

.....洪起文著 宣德五译(156)

蒙古秘史的语言

.....约翰·查尔普斯垂特著 道布译(163)

阿尔泰语理论

尼·波普著

—

关于阿尔泰语和某些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假设，出现在十八世纪前半叶。第一个注意到突厥语、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之间存在某些相似点的学者是菲利普·约翰·冯·斯特拉伦伯格 (Philli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他是一个瑞典军官，在北方战争决定性战役之一的波尔塔瓦之役中被俘。冯·斯特拉伦伯格用了许多年时间在俄罗斯东部各地调查研究某些芬兰—乌戈尔语，突厥语，蒙古语以及其他语言。他的成就之一是编写了卡尔梅克语的第一本词典。他是第一个注意到一大批语言结构的相似性的人。他称这些语言为“鞑靼诸语”，分之为六个语群。使用这六个语群语言的人是：1、维吾尔人（他称为芬兰—乌格尔人），巴拉巴·鞑靼人，匈奴人；2、突厥·鞑靼人；3、萨摩亚人；4、蒙古人和满洲人；5、通古斯人；6、“住在黑海和里海之间诸部落人”。这种分法现在不能接受，因为它互有矛盾，而且有错误：芬兰—乌戈尔人和巴拉巴人不属于同一语群。巴拉巴是一个使用突厥语的部落。住在所说的两海之间各部落的人中，有突厥人、伊朗人、高加索人，他们各不相干。但是冯·斯特拉伦伯格的分类之值得称道之处是：这是首次试图分类的一大批语言，而其中有些正是阿尔泰语。

二

在冯·斯特拉伦伯格之后一百年，著名的丹麦语言学家拉斯

马斯·拉斯克 (Rasmus Rask) 将阿尔泰诸语言的亲缘关系问题重新做了处理。他为“鞑靼诸语”重新起名，又加上格陵兰、北美、北亚和北欧的全部以及高加索诸地区所使用的语言，命名为“斯基泰诸语” (The Scythian languages)。他把西班牙所用的非印欧语 (巴斯克语) 也括入斯基泰语群。因而，斯基泰语群就包括了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突厥语、芬兰—乌戈尔语 (或甚至马拉尔语)、爱斯基摩语、古亚洲诸语、高加索诸语以及古代欧洲非印欧居民的各种语言

三

十九世纪中叶，语言学处于这样一种先进的时期：语言的比较研究可以在印欧比较语言学曾一度建立的相当巩固的基础上进行。建立语言亲缘关系的标准之一是形态结构。屈折结构既然是印欧诸语的特性，阿尔泰语和大量其他语言的粘着的语法结构就被选为判断相关语言的主要原则。马克斯·缪勒 (Max Müller) 根据一大批语言的粘着特征，把暹罗语、藏语、德拉维达语、马来亚语也括入冯·斯特拉伦伯格和拉斯克所假设的诸语群中，给这个扩大的语群起名叫“都兰诸语” (The Turanian Languages)。因为这样建立起来的语言区域的中心是都兰，即中亚的一部份，突厥人的推拟本土

都兰假设没有给拉斯克的斯基泰假设增添什么，只是所包括的语言数目更多了。

由于都兰诸语分布地域辽阔，不可能认为它具有像印欧诸语或闪诸语那种规定得清楚而明确的特征。因此缪勒以为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都兰诸语。缪勒给印欧诸语和闪诸语下的定义是政治语，而都兰诸语只是游牧语。他认为连系后一种语言的纽带，不可能像“政治语”之间的纽带那么强，因此他说到“游牧语”时极少使用语族 (language family) 这个术语，却喜欢用“语群”

(language group) 这个术语。

总之，马克斯·缪勒提出的种种问题，从来没有解决。他本人对于这些语言的说明是相当含糊的。

四

卡斯特伦 (Castren) 露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卡斯特伦是第一个应用语言学的标准去判断假定为同语族的语言的人。他并不满意于把几乎不了解的或者研究的很少的大量语言混同在一起。他认为单就粘着的语法结构并不足以证明语言的亲缘关系。他认为词素的一致性才是本质的东西。卡斯特伦只把芬兰—乌格尔、萨摩亚、突厥、蒙古、满洲—通古斯等语言归为一个语群，把其他语言都排除在这个语群之外。卡斯特伦论证了上述语言的人称词尾的一致性，但是他以谨慎的态度系统地说明他的发现。他认为在阿尔泰诸语中找不到像印欧语内部那么多的相似性。而这些相似性是否足以使语言学家能据以决定上述诸语言为一个语族，他认为这是一个只能留待将来回答的问题。

被卡斯特伦叫做阿尔泰语的那些语言，现在叫做乌拉尔—阿尔泰诸语，由两个语群组成：乌拉尔(芬兰—乌戈尔—萨摩亚)，其亲缘关系早已证明；阿尔泰诸语(突厥、蒙古、满洲—通古斯、朝鲜)，其相互关系还在争辩。卡斯特伦叫做阿尔泰语的语言和现在仍旧叫做阿尔泰语的是两回事：在卡斯特伦的著作里，阿尔泰语是指乌拉尔—阿尔泰语。现在算在阿尔泰诸语中的只有突厥语、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加上朝鲜语。而对朝鲜语还有某些保留意见甚至有勉强态度。

五

由卡斯特伦开始，乌拉尔—阿尔泰语理论总的方面统一了四个语族，即：乌拉尔(由萨摩亚和芬兰—乌戈尔组成)、蒙古、

满洲一通古斯、突厥。然而长时期中，不时出现倒向过去几个阶段的回潮。诸如，做了若干次想把日语包括进去的失败尝试。另一方面，宣布已经死亡的某些古代语言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群。甚至于短时期地多次重新出现都兰语的名称。

六

从比较语言学研究基础上认真调查研究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及其彼此关系，是随着硕特（Schott）的著作出现而开始的。

他的前辈和同代人，除了卡斯特伦之外，大多数只限于从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结构相似处作一般观察得出结论。而硕特却以词汇的对应关系为观察基础，而且也不忽略形态。硕特只限于研究楚德（Chudic）（他用来指芬兰—乌戈尔语的术语）和鞑靼（他用来指突厥语、蒙古语、满洲一通古斯语的术语）诸语，把这个大语群叫做阿尔泰语族或楚德—鞑靼语族。

硕特和卡斯特伦的意见一样，认为乌拉尔—阿尔泰（他用的术语是楚德—鞑靼）诸语各支系亲缘关系的亲疏程度不同。他认为相互关系最近的语言是萨摩亚语和芬兰—乌戈尔语。他把这个语族叫做芬兰语族或者楚德语族。至于对其他语言，即“鞑靼”诸语，硕特并没有试图严格规定其彼此关系。

硕特不仅仅是乌拉尔—阿尔泰学者，他也很注意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语间的相互关系。他也建立了很多楚瓦什语和突厥语的对应关系。并且他观察正确，发现楚瓦什语和突厥诸语的关系最密切。他是第一个把楚瓦什语结合到阿尔泰比较语言研究中的学者。

七

从硕特之后，语言学家特别注意乌拉尔语群或者阿尔泰语群内部诸语的相互关系。对芬兰—乌戈尔—萨摩亚或蒙古一通古斯

一突厥各语群的语音的和形态的对应关系的兴趣大了起来。而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的比较研究则变得不怎么时兴了。虽然如此，乌拉尔—阿尔泰语的比较研究却从来没有完全停止。

在讲到阿尔泰语理论之前，要说一下硕特以后的乌拉尔—阿泰语理论的历史概要。

乌拉尔—阿尔泰语研究由德国学者温克勒 (Winkler) 继续进行。他也提出自己的分类法，把那些语言分作两个语群：芬兰—乌戈尔语、萨摩亚语、通古斯语作一群；蒙古语、突厥语作另一群。至于满洲语，温克勒却认为是介于日语和芬兰—乌戈尔—萨摩亚诸语间的一个环节。温克勒的分类没有得到旁的语言学家的支持。现在只有芬兰—乌戈尔—萨摩亚语和阿尔泰语被认可。

乌拉尔—阿尔泰语比较研究方面最值得重视的著作之一，是法国语言学者索瓦惹奥 (Sauvageot) 写的书。他指出，在这个领域中，以前大部分著作的主要弱点是把彼此相似原因不清楚的词，混在一起比较。索瓦惹奥主张只有那能建立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的比较才有价值。然而这种词极少，因此他自己的研究结果是没有说服力的。

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 (Shirokogoroff) 批评了索瓦惹奥的观点。他否定了索瓦惹奥的结论。这个结论来自蓝司铁 (Ramstedt) 关于满洲语词首音 f 等于其他各语言里的 x, h, ϕ (即零) 的理论。史禄国认为 h ($>x$) 是次级“送气音”后带“双唇音” ($x > f$)，然而这个解释却完全错了。

著名的芬兰突厥学家马尔蒂·雷赞恩 (Martti Räsänen) 支持乌拉尔—阿尔泰语理论。他在突厥诸语言的历史语音学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赞成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亲缘关系的理由。门杰斯 (Menges) 教授也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理论的拥护者。

许多学者认为乌拉尔—阿尔泰语理论至少可以说是还没有被证实。瑞典学者比约恩·科林德尔 (Björn Collinder) 正确地

告诫人们不要犯言过其实的怀疑主义，他指出原始乌拉尔语，原始一突厥语、原始蒙古语、原始通古斯语、朝鲜语，在某史前时期存在的可能形式是已经分离了的亲族语言，而不是原始阿尔泰语。这就要得出从来没有共同乌拉尔—阿尔泰语的结论。换作其他形式也一样可能，例如一种乌拉尔—突厥语统一体和原始蒙古—通古斯语与朝鲜语并列等等。科林德尔的结论是，必须建立乌拉尔—阿尔泰语音对应关系，然后才能从对应关系引出结论。

科林德尔感到没有足够条件反对乌拉尔—阿尔泰语假设，也同样没有足够条件从已发现的相似点作肯定的结论。但是应该指出，在阿尔泰语比较研究史上最杰出的阿尔泰学家，阿尔泰语比较研究的真正创始人蓝司铁曾怀疑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的亲缘关系，并且把他的研究局限于阿尔泰诸语。

接受乌拉尔—阿尔泰语理论的学者几乎没有。另一方面却有许多语言学家以为乌拉尔诸语与印欧诸语多少有些关系。

至于本文作者的态度则是坚决反对印欧语和阿尔泰语亲缘关系的假说，而认为印欧语和乌拉尔语的亲缘关系，虽然还没有得到证明，却是可能有的。对乌拉尔—阿尔泰语理论也可以这么说，乌拉尔和阿尔泰诸语可能是远亲，但是其亲缘关系还需要证明。

八

在说到阿尔泰语理论，即关于楚瓦什—突厥语、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可能还有朝鲜语的亲缘关系理论之前，必须说一下十九世纪末，楚瓦什—突厥语、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已经取得了这样的研究结果即：已经可以在有限的基础上作诸如建立个别的语音对应关系，或者形态研究，即词变格、动词变位、动词或名词的派生等等的比较语言学研究。然而这个领域为比较语法式的总体研究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太少。所以格伦采尔(Grunzel)写的比较语法是不成熟的，正像蓝司铁所说，他提出了一个

使人却步的例子。

九

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的开始是与现代蒙古语言学的创始人和杰出的突厥学家蓝司铁的名字相连在一起的。

蓝司铁一开始是芬兰—乌戈尔学者，但是1898年为了搜集蒙古方言口语材料，他到外蒙古去。后来，他化了很长时间研究卡尔梅克语并且调查研究了莫卧儿语。蓝司铁是一位受过大学训练出来的芬兰—乌戈尔学家而且是出色的蒙古学家、突厥学家。他不仅在论理上了解芬兰—乌戈尔语和一些阿尔泰语言，而且他会说芬兰语（他的家乡话）、切列米语（他在那儿上过学）、匈牙利语（这是他在大学里学的）、喀尔喀—蒙古语和卡尔梅克语（这些是他在调查时学的）。他对乌拉尔—阿尔泰语理论持反对态度，自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语言的认识不足，所见限于语法书和词典材料（当时这些材料相当不完善）的结果，而是从精深的第一手材料得来的结果。

就蓝司铁的观点来说，他和别的学者一样，是经过变化的。最初，他怀疑诸如共同阿尔泰语（原始阿尔泰语）之类的原始语，认为蒙古语和突厥语中的共同成份是经历了好几百年的互相交叉借贷的结果。（见《论喀尔喀—蒙古语的动词变位》，第7页；《阿尔泰语数词》，第1页）。但是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观点，得了这样的结论：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彼此同源，来自一个共同根源，即共同阿尔泰语。（见：“蒙古—突厥原语中的无声唇音的交替”第1页）。

蓝司铁在阿尔泰诸语中建立了许多语音对应关系。他是第一个注意蒙古语的r对突厥语的z，蒙古语的l，对突厥语的š的人（见《论喀尔喀—蒙古语的动词变位》），这个对应关系类推到硕特已经发现的楚瓦什语的r和l各对突厥语的z和š。起初蓝司铁和

他前辈人一样，认为蒙古语的r来源于*z，蒙古语的l < *š。后来他得出结论认为蒙古语和楚瓦什语的r和l比突厥语的z和š还要早。z和š分别从*r和*l发展而来。（见“楚瓦什语的地位问题”第29页）。现在，这一个观点已为大多数阿尔泰语学家所公认，只有很少的几个学者还拘于老观点。他还发现蒙古语词首音n、d、j、y分别与楚瓦什语的s和突厥语*y对应。前面四个辅音已经合并。蓝司铁一方面建立了突厥语的-p-、-b- = 蒙文γ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建立了突厥语o（零） = 中时期蒙古语h- = 满洲语f-、赫哲语（那乃语）p-、埃文克语和拉木特语h-的对应关系。

蓝司铁不只是研究语音的对应关系，他也研究了许多形态学问题。虽然他写的喀尔喀语动词变位现在已经过时，但是其中有些章节还是正确的。他论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动词结构的比较研究仍旧是阿尔泰语领域中最重要著作之一。除此以外，蓝司铁发表了一大批讨论阿尔泰语比较研究的个别问题的文章。如以-i结尾的动名词，以-m结尾的动名词等等。

蓝司铁的比较语法总结了他对阿尔泰比较语言学方面的全部研究工作。这本书包括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朝鲜语、突厥语的比较语音学和比较形态学。如果把蓝司铁对朝鲜语及其与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突厥语关系的研究放在一边，不去深究蓝司铁在比较语法里关于朝鲜语说了些什么，那就必须说他的比较语法是将来全部研究工作的基础。至于蓝司铁的朝鲜语比较研究，将在下面和朝鲜语问题的历史一起讨论。

最后必须提一下，蓝司铁留下一笔丰富的遗产：有牢固地建立的语音对应关系，许多形态学的论著，经过精心证实的阿尔泰诸语彼此同源关系的理论。

根据他逝世后出版的最后著作——即比较语法所说，共同阿尔泰语至少包括四个方言，即：原始朝鲜语、原始突厥语、原始蒙古语、原始满洲-通古斯语。原始-朝鲜语和原始突厥语（我们叫

原始楚瓦什-突厥语)可能分布在原语区的东部,而原始蒙古语和原始满洲-通古斯语则分布在北部。同时,原始满洲-通古斯语和原始-朝鲜语在这个区的东边,原始突厥语(原始楚瓦什-突厥语)和原始蒙古语在西边。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容易证实的假设,不过它是用作将来研究的出发点的那种工作假设之一。

十

蓝司铁的思想撒落在肥沃的土壤上。第一批响应和发展他的理论的是在俄罗斯的蒙古学家。当时,即1923年以前,正在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大学工作的一个波兰蒙古学家符拉迪斯拉符·科特维奇(Władysław Kotwicz)和鲁德涅夫(Rudnev),符拉迪米尔佐夫(Vladimirtsov)逐渐对蓝司铁的著作感到兴趣,接受了他的方法和大部分词源说以及他所建立的语音的对应关系。

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蓝司铁也找到了知音者。虽然著名的匈牙利突厥学者尤利乌斯·内梅思(Julius Németh)起初对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亲缘关系是相当怀疑的,(见“突厥-蒙古语假设”),后来他也得到它们彼此有关系的结论。内梅思的方案和蓝司铁的大有差别。根据内梅思的方案可以把阿尔泰诸语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原始统一体即同源关系;2、楚瓦什-蒙古语互相影响时期;3、突厥-蒙古语互相影响时期;4、雅库特语从蒙古语借词时期(“论术语‘Schaman’的原语及突厥-蒙古语音观察报告”)。内梅思的方案现在不能接受,因为已经知道从来没有楚瓦什-蒙古语的共同时期。

另有一个匈牙利学者冈伯茨(Gombocz)继续蓝司铁的工作。他有一本重要著作研究满洲-通古斯语、蒙古语、楚瓦什语的r、l分别与突厥语z、š的对应关系以及满洲-通古斯语和蒙古语的词首d、n与突厥语词首y的对应关系。还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是冈伯茨论匈牙利语中的伏尔加·保加爾語^注借词。冈伯茨和蓝司铁的观点不同之处是他认为突厥语的z和s是原有的,而蓝司铁却认为各从*r和*l发展而来。按蓝司铁的意见,楚瓦什语vökär“牛”<*ökür>突厥语öküz“牛”,而冈伯茨认为楚瓦什语vākār是从*öküz>突厥语öküz发展而来的。在其他方面,蓝司铁和冈伯茨的研究是互相补充的。

十 一

再回来说阿尔泰学者的圣彼得堡学派。必须说明一下,这个学派接受了蓝司铁的各种方法,词源论、语音对应关系的研究,只有一点点保留。

第一代从事阿尔泰语比较研究的学者,是以蓝司铁的著作—including科特维奇和符拉迪米尔佐夫的著作为基础的。他们两个人都接受蓝司铁建立的语音的对应关系。他们也接受他的词源论,只把他们认为有怀疑的和显然错误的东西剔除了。

关于许多词和词尾的共同来源,科特维奇完全承受蓝司铁的观点。然而他论到阿尔泰诸语的同源关系,即这些语言来源于一种共同语言—共同阿尔泰语或者原始阿尔泰语时,却有更多的保留意见。关于阿尔泰语的同源问题和阿尔泰语群各语言的相互关系问题的详细情况将在下面再说。但是一定要交待一下,蓝司铁在他后期的学术活动中认为当今所有阿尔泰口语的祖先—共同阿尔泰语或原始阿尔泰语是存在的。符拉迪米尔佐夫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附和蓝司铁的观点,包括共同阿尔泰语诸问题。可以加上那么一句:就阿尔泰语理论而言,符拉迪米尔佐夫实际上因袭了蓝司铁的观点,并接受他说过的关于这些问题,包括阿尔泰诸语

注) 保加爾語 (Bulgarian) 在本文指保加利亚古代民族保加爾人的语言。曾被译作“布尔加爾語”。本译文为了区别于现代保加利亚语,从“保加爾人”译法,译作“保加爾語”。——译者

的相互关系的每一个意见。这一个说明并不意味着贬低符拉迪米尔佐夫的成就，而是在于强调符拉迪米尔佐夫对蒙古语、突厥语、满洲一通古斯语的同源关系丝毫没有怀疑。

然而科特维奇的话却不那么绝对。他接受蓝司铁的这个论点：阿尔泰诸语有一大批共同成份（语法结构，同源词尾，词，有规律的语音对应）。他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建了许多古代形式。但是他承认同源关系决不是解释相似性或者甚至于那些共同成份的一致性的唯一可能。从这一观点看，他死后发表的主要作品《阿尔泰诸语研究》（波兰文）特别重要。可惜这本书没有译成英文，但是有一本比较完整的俄文译本。科特维奇对阿尔泰诸语的各种关系所表示的态度如下。

一世纪初，有三群语言在结构上彼此非常接近，这就是突厥语，通古斯语，蒙古语。或者可以说是突厥语的祖先，通古斯语的祖先，蒙古语的祖先。科特维奇认为突厥语对蒙古语有过强大的影响，而蒙古语影响了通古斯语。从地理上看到，这三个语群可能代表三个同心圆。

从这些语言所看到的相似性，可能由于原来的结构相似，加上互相接触影响的结果。这些接触也许竟扩大到朝鲜语。因此，科特维奇的理论和蓝司铁的理论只是结论不同。蓝司铁把这些语言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归结为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而科特维奇则更倾向于把相似性解释为接触的结果。

科特维奇的学生符拉迪米尔佐夫是拉德洛夫小组（Radloff's circle）¹⁾的成员之一，经常参加听蓝司铁的讲课和蓝氏关于阿尔泰语问题的讲话。他在经历之初，对于阿尔泰语同源关系的见解是有所保留的。

注）这是由突厥学家拉德洛夫领导的学会，定期在彼得堡讨论和宣读突厥语、蒙古语、满洲语的语言学和文学方面的论文，起初没有命名，后来被称为拉德洛夫小组。——译者

起初，符拉迪米尔佐夫觉得阿尔泰语族的存在，即一个同源诸语言的语族的存在还没有被证明。符拉迪米尔佐夫把许多共同成份解释为互借关系，即解释为突厥语词借入蒙古语，反之，蒙古语词借入突厥语所造成。符拉迪米尔佐夫对待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各种相似点所持的这种态度是他1911年发表的论蒙古语中的突厥语成份一文的主旨。后来符拉迪米尔佐夫对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彼此关系问题又经过十五年反复研究，他对阿尔泰语问题的保留见解就少得多了。他在阿尔泰语比较研究方面的最后工作中，在他那本《比较语法》（俄文）中，符拉迪米尔佐夫毅然以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同源论坚持者的姿态出现。他在那本书里说，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族，这个语族还有突厥语和满洲—通古斯语。蒙古语和它们有亲族关系。因为这三种语言都是从很久以前使用的同一种语言，经过不同发展途径而开始了他们的存在。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有一个可以按习惯称为“阿尔泰语言”的共同祖先。蒙古语是一种阿尔泰语言，因为它是阿尔泰语言所发展的形式之一（见《比较语法》第45页）。这些话表明符拉迪米尔佐夫在研究工作的后期是建立在同源假设上的阿尔泰语理论的公然支持者。

十 二

阿尔泰语理论也为某些苏联学者所承认。突厥学家巴斯卡科夫（Baskakov）是符拉迪米尔佐夫所阐述的阿尔泰语理论的公开代表人。巴斯卡科夫在他的《突厥语》一书（第28页）中说：“突厥诸语发展中的最古时期…是阿尔泰语时期，那时突厥语和蒙古语差别极少，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也差别极少”虽然在某些语音的对应关系上他和蓝司铁，符拉迪米尔佐夫的观点不一样，但是他实质上是同意他们关于阿尔泰语亲缘关系的说

明的。

苏联学者伊里奇-斯维季奇 (Illich-Svitych) 发表的阿尔泰语比较语法是一本有趣的书。

另一位苏联阿尔泰学者桑席耶夫 (Sanžeyev) 的态度相当暧昧。在纪念符拉迪米尔佐夫的语言学理论和成就的文章中，桑席耶夫说，坚持共同阿尔泰语概念的时机还没有来到，因此这些语言的同源关系只是一种假设。^注 李盖提 (Ligeti) 认为阿尔泰诸语的同源关系还没有得到证明。桑席耶夫在引用他的话时 (第 17 页) 说，亲缘关系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假设。(第 25 页) 桑席耶夫在《现代蒙古语》(俄文) 这本著作里说：蒙古诸语和突厥语有密切关系，发生学上是从一种共同的蒙古-突厥语言而来的。(第 7 页)。很难说出他为什么在相隔一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里摇摆在两种理论之间。只能找到一种解释，即在《现代蒙古语》中桑席耶夫的意思是说蒙古语和突厥语一般认为有密切关系，是从一个祖先来的，但是他，桑席耶夫不相信这个。如果他加上这句话，立场就会明确得多了。总之，因为他没有提出明确的立场说明，在讨论阿尔泰语理论的支持者或反对者时，必须把他排除。

然而另一位阿尔泰语理论的反对者却是苏联的语言学者谢列布连尼科夫 (Serebrennikov)，他的意见是：“阿尔泰学者所制定的公式”诸如 $r > z$; $d- \rightarrow n-$, $j-$, $y- > y$; $i > \dot{s}$ 还没有得到证明。

十 三

蓝司铁的一位信徒是他的学生，芬兰学者潘提·阿尔托 (Pentti Aalto)。蓝司铁死后，他编辑并出版了蓝司铁的比较语

^注 原文有脱误处。今按上下文译。——译者。

法。阿尔托接受了蓝司铁建立的语音的对应关系和共同词尾。就阿尔泰诸语内部关系来说，阿尔托是亲缘论的坚持者。他认为阿尔泰诸语在发生学上是彼此相关的，把本文作者接受蓝司铁的阿尔泰诸语同源理论看作积极的成就。然而本文作者对于朝鲜语还有些犹豫不决，彷徨在原始同源关系（德文“Urverwandtschaft”）和朝鲜语有阿尔泰语底层这两种思想之间。阿尔托不去了解这两种可能性有什么不同，却说“Urverwandtschaft”和底层是很难区别的（见他对作者的比较语法的评论第9页）。这表明阿尔托无保留地接受阿尔泰语理论。此外，他不否认有连接阿尔泰和乌拉尔诸语言的原始组带的可能性，虽然他不至于承认这种远亲关系对现时有什么价值（同上第9至10页）。他在这方面比芬兰突厥学家马尔蒂提·雷赞恩更为谨慎。雷赞恩也是蓝司铁的学生，他是阿尔泰语理论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理论的坚持者。

阿尔托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他对阿尔泰诸语彼此亲缘关系的观点。其中包括关于朝鲜语的亲缘关系的一篇文章，即论阿尔泰语音首音*P。

另一位蓝司铁理论的信徒是普里查克，他在论楚瓦什语和保加爾语的著作中所表现的观点与本文作者的意见特别接近。普里查克从1953年起就是《乌拉尔—阿尔泰年鉴》这本杂志的主编。

十 四

在近一步讨论阿尔泰语理论之前，必须决定一下朝鲜语在阿尔泰（或其他阿尔泰）诸语中的地位。

对朝鲜语及其方言和历史，研究得还不充分。因此它和其他语言的关系，比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和其他语言的关系更不清楚。总的说来，关于朝鲜语的亲缘关系的理论和假设有以下几种：1、与日语同源；2、与德拉维达语同源；3、与汉语同源；4、与印欧诸语同源；5、与阿尔泰诸语同源。